



琴台客聚 潘國森

# 美方急暴譎 中國寬仁忠

新年伊始，正宜展望往後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」的走向。與朋友閒聊，感覺對美國和西方出盡全力圍堵和打壓帶來的不安。商業機構的長遠戰略規劃每每強調「致勝關鍵」(Key Factory of Success)之有無與多寡，《道德經》有謂「治大國若烹小鮮」，治國與經商還是有些共通處。事實證明中國向無爭霸之心，中央人民政府只是做好自己的本分，然後推己及人，要建構「人類命運共同體」而已。美方以己度人，認定中國要取代其國際霸主的地位，於是無所不用其極地留難中國和中國人。

中國有何「致勝關鍵」？由是想起劉備談自己與曹操事相反的「戰略分析」。《三國演義》第六十回「龐士元議取西蜀」，寫龐統勸劉備及早攻取蜀中劉璋的地盤。劉備起初不願意，並分析與曹操的作風有如水火：「操以急，吾以寬；操以暴，吾以仁；操以誦，吾以忠；每與操反，事乃可成耳。」此說原出於司馬彪的《九州春秋》，司馬彪是司馬懿的孫孫。這裏就引用《九州春秋》的原話而不是《三國演義》的修改版。

劉備認為曹操言行急躁、待人暴虐、謀事詭譎，自己則以寬厚、仁恕、忠信為先，事事與曹操相反。那是劉家企業的「致勝關鍵」了！亦正因為有這個「思想包袱」，劉備怕攻佔劉璋的地盤有失信義。龐統勸以大義，直指這是「權變之時」，「事定之後，方以大國，何負於信？」後來劉璋歸降，劉備將他移駐荊州，以富貴終老。

今天看中美兩國的長遠國策和外交

作風，豈不是「美方急暴譎、中國寬仁忠」？歷史經常重複，但也不會完全重複。劉曹相爭的結果是曹家企業的「市值」勝過劉家。《三國志》評之曰：「機權幹略，不逮魏武，是以基宇亦狹。」那是說劉備的經營手段未到曹操(史稱魏武帝)的水平，國土就小得多了。這中間最主要是軍事才能，曹操一生勝多敗少，劉備則敗多勝少。

儒家思想講究仁義，但是歷史上不之同樣行仁義而有成有敗的先例。《韓非子·五蠹》：「古者(周)文王……行仁義而懷西戎，遂王天下。徐偃王……行仁義，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，荆文王恐其害己也，舉兵伐徐，遂滅之。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，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，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。」據史家考證，徐偃王曾舉兵攻伐周穆王，因楚國幫助周天子而戰敗。荆即是楚，韓非的說法亦可以參考。他的重點在於「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」。

美國未經深思熟慮而不斷推出刁難中國的政策是「急」，立國二百年連番對外發動戰爭是「暴」，還拿人權什麼的說事是「誦」。中國重新開發「一帶一路」是「寬」，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是「仁」，堅持不干涉別國內政是「忠」。周文王之成、徐偃王之敗，分別在於有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保護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成果。《論語·顏淵》：「子貢問政。子曰：『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』」發展經濟則「足食」，建設國防則「足兵」，行仁義(寬仁忠)則「民信之」。

新年展望，對於國家抵抗美歐發達國家的圍堵、攻擊、迫害，還是相當的樂觀。



人生過關處 童心

# 一個紅蘋果

不知是誰，把一個紅蘋果放在了自修室最前面的講桌上。我來到教室時，聽見幾名同學正在起哄：「分掉它！看着就很好吃！」「這會不會是誰給老師的禮物？」有人急急反駁：「後面是自修時間，誰也不知道會是哪個老師來上課，怎麼可能是留給老師的禮物？」

這時，有同學發現了我，便大聲說：「老師，這個蘋果是有人留給你的嗎？」我搖搖頭：「我只是來自修室，看看有沒有同學溫書時需要問問題，可以順路解答一下。」或許是因為我的出現，大家安靜了下來，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，捧起書讀了起來。那個紅蘋果就那樣誘人地立在講桌上，讓從窗子透射進來的陽光盡情地灑在自己的身上，為這自修室添了幾分生動的色彩。

我忽然心血來潮，想看看這些中五的同學們，到底打算如何處理這個沒有主人的蘋果。「相信大家注意到了這個漂亮的紅蘋果。也可能是有人不小心落下的，比如之前用這間教室學習的其他班級的同學；也可能是有人故意留給大家的禮物。那麼，剛才有沒有人不理想睬這個紅蘋果？」同學們面面相覷。大概是覺得不會有人連這點好奇心都沒有吧。這時，有兩位同學同時舉起手來，一個是小李，一個是小飛。的確，我剛進教室時，這兩個同學都在溫書，並沒有湊到講

桌邊去。我讓他們說說自己的想法。家境優渥的小李朗聲說：「看起來這麼誘人的蘋果，被精心地放在桌子上，不像是無心之失。那就是有人存心故意的。既然是存心故意，這蘋果說不定就有問題，比如，看着很漂亮，實則吃起來很酸；或者根本就是整蠱整人。所以，我不會湊這個熱鬧，沒必要浪費時間呀。」此言一出，大家都佩服小李頭頭是道的分析。

我又轉向小飛，示意他也講一講自己的想法——我其實蠻好奇的，因為在我的印象裏，小飛是一個比較頑皮的男生，喜歡熱鬧。他為什麼能做到的心如止水？或許這只是一次偶然？同學們也把目光聚焦在小飛身上。不料小飛的回答十分簡潔：「這蘋果不是我的，我就不能動。不論是誰的，都與我無關呀。」同學們愣了一下，繼而有人竊竊私語：「扮清高咯。」我思考片刻，給同學們講了一個故事：元代的許衡，一次暑熱口渴，眾人見路邊有梨樹，爭先恐後摘梨吃，許衡坐在樹下安然如常。有人問他為何不食，許衡說：「不是自己的不可以摘取。」那人說：「梨樹並沒有主人。」許衡答：「梨無主，吾心獨無主乎？」面對誘惑，有自己的誘惑，而不是關心甜不甜、好不好。

令我欣慰的是，教室裏爆發出熱烈的掌聲，為了小飛的「念」與「行」。

不知是誰，把一個紅蘋果放在了自修室最前面的講桌上。我來到教室時，聽見幾名同學正在起哄：「分掉它！看着就很好吃！」「這會不會是誰給老師的禮物？」有人急急反駁：「後面是自修時間，誰也不知道會是哪個老師來上課，怎麼可能是留給老師的禮物？」

這時，有同學發現了我，便大聲說：「老師，這個蘋果是有人留給你的嗎？」我搖搖頭：「我只是來自修室，看看有沒有同學溫書時需要問問題，可以順路解答一下。」或許是因為我的出現，大家安靜了下來，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，捧起書讀了起來。那個紅蘋果就那樣誘人地立在講桌上，讓從窗子透射進來的陽光盡情地灑在自己的身上，為這自修室添了幾分生動的色彩。

新年展望，對於國家抵抗美歐發達國家的圍堵、攻擊、迫害，還是相當的樂觀。



心窗常開 潘金英

# 好壞事迎兔年感悟

小方微信來，說她每天為一件美麗的事開心。我就想到，是呀，每天也為一件倒霉的事慶幸！順逆，都又過關了！此時此地，誰說不能快樂呀？快樂的能力，源自樂天思維，從幼兒身上，我學得了。要幼兒好奇，對世界事物有興趣，自得其樂……快樂就無處不在！

新曆1月了，即農曆歲末已臨，還有19天，是虎年三十晚了，頓感虎去兔來，世事未知變好定變差？

1月22日眨眼就到，是兔年大年初一了。總以為疫情快散退，怎知反後裏滯留，現疫情反彈，似死灰復燃般，但抱怨何用？人生順逆難料，非凡人可操控，遇上倒霉的壞事，人只得迎難奮戰。只有奮鬥至最後關頭，才會意識到人須自救，因天助自助者哩！

人已慣得無奈地和疫境共同生活，情緒若持續躁煩不安，豈非自我增加負能量嗎？我們身體既已被現實中疫情束縛著，思想還得退讓嗎？放棄自由嗎？為什麼不可在自家腦海自由飛翔和想像呢？

我看小孫女和小廚具玩家家酒，弄出一大桌有魚有肉又有湯的美味大餐，她扮煮又伴裝吃著，樂趣無窮好美味，簡直快活似小神仙！一碟碟子虛烏有的美食，在成人眼中看不見，孫女看見了。

從她身上，我悟得該怎樣迎接兔年了。

痛苦本就是生命的本質，生活遭逢變遷，遇運滯受壞事重創，總得跌倒爬起來，挺起胸膛寫個勇字呀！想像長腿健步的兔啊，奔跑起來吧，跑過現實的荊棘，跑出生命的活力，深感努力會有回報！福有果報！

現看小孫女的生活點滴，多活潑精彩！小不點笑口常開無時停，時時自得其樂；不論牙牙學語，蹣跚學步，穿大人拖鞋，看電視表演，不時模仿效法，又跳又哼唱：快樂無憂……

歲月轉眼過去一年，歲半多的小娃兒，多麼令人詫異她的高大長成，我看到這粉嘟嘟的小孫女，真想不測她已長出了15顆小牙，還學人刷牙呢。我老了，總想返老還童，回到以前溫馨好奇的童年，一切是那美好快活啊！多麼想自己仍是個少女呀！……但人必會老去，生活必有起落，想通開悟了，就明白接受會帶來更多的正氣力量，笑迎變化，自求多福。

人力勝天，相信今天的耕耘，明天有回報，讓我們共同擁有雙面想像，為每天的美好或不測風雲，皆不怨天尤人，以勇氣面對，盼藉着矯健靈兔，跨大步走過好和壞，向幸福出發！

小方微信來，說她每天為一件美麗的事開心。我就想到，是呀，每天也為一件倒霉的事慶幸！順逆，都又過關了！此時此地，誰說不能快樂呀？快樂的能力，源自樂天思維，從幼兒身上，我學得了。要幼兒好奇，對世界事物有興趣，自得其樂……快樂就無處不在！

新曆1月了，即農曆歲末已臨，還有19天，是虎年三十晚了，頓感虎去兔來，世事未知變好定變差？

1月22日眨眼就到，是兔年大年初一了。總以為疫情快散退，怎知反後裏滯留，現疫情反彈，似死灰復燃般，但抱怨何用？人生順逆難料，非凡人可操控，遇上倒霉的壞事，人只得迎難奮戰。只有奮鬥至最後關頭，才會意識到人須自救，因天助自助者哩！

人已慣得無奈地和疫境共同生活，情緒若持續躁煩不安，豈非自我增加負能量嗎？我們身體既已被現實中疫情束縛著，思想還得退讓嗎？放棄自由嗎？為什麼不可在自家腦海自由飛翔和想像呢？

我看小孫女和小廚具玩家家酒，弄出一大桌有魚有肉又有湯的美味大餐，她扮煮又伴裝吃著，樂趣無窮好美味，簡直快活似小神仙！一碟碟子虛烏有的美食，在成人眼中看不見，孫女看見了。

從她身上，我悟得該怎樣迎接兔年了。

痛苦本就是生命的本質，生活遭逢變遷，遇運滯受壞事重創，總得跌倒爬起來，挺起胸膛寫個勇字呀！想像長腿健步的兔啊，奔跑起來吧，跑過現實的荊棘，跑出生命的活力，深感努力會有回報！福有果報！

現看小孫女的生活點滴，多活潑精彩！小不點笑口常開無時停，時時自得其樂；不論牙牙學語，蹣跚學步，穿大人拖鞋，看電視表演，不時模仿效法，又跳又哼唱：快樂無憂……

歲月轉眼過去一年，歲半多的小娃兒，多麼令人詫異她的高大長成，我看到這粉嘟嘟的小孫女，真想不測她已長出了15顆小牙，還學人刷牙呢。我老了，總想返老還童，回到以前溫馨好奇的童年，一切是那美好快活啊！多麼想自己仍是個少女呀！……但人必會老去，生活必有起落，想通開悟了，就明白接受會帶來更多的正氣力量，笑迎變化，自求多福。

人力勝天，相信今天的耕耘，明天有回報，讓我們共同擁有雙面想像，為每天的美好或不測風雲，皆不怨天尤人，以勇氣面對，盼藉着矯健靈兔，跨大步走過好和壞，向幸福出發！



孫女扮兔迎兔年。作者供圖



翠袖乾坤 余似心

# 埋首手機的得失

資訊科技的研發，原意是想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，讓天涯咫尺。可是現代人很多都濫用通訊科技，使咫尺天涯。

最近一位名叫Daniel Barnett的墨西哥網友，在漢堡包店看到令他感慨的情景，有感而發在網上發布了幾張照片和所想，讓網民也反思自己是否過度投入手機世界。當時他看到兩祖孫在店內進餐，年邁的爺爺高興地買來包點和孫兒進食，並開開心心地跟他聊天，可是十一二歲孫兒全程只顧低頭玩手机不理會他。當老人想跟孫兒多攀談時，那孩子竟戴上耳機好專心玩遊戲。老人面對這情景一面傷感，落寞地孤獨進食。

Daniel在網上說自己在旁看到這情景：「突然感到一陣鼻酸」。他寫道：「孩子，雖然你沒有意識到，其實你快要沒時間了……」大家都明白老爺爺的生命正在倒數，當孫子猛然警覺之時，可能已經永遠失去了那帶着遺憾離開的爺爺。

這些遺憾不只是這孫子還有無數人，是你、我、他，是在車廂內、餐廳裏、家庭中……不顧身旁人只埋首於手機者。手機已侵佔了我們的時間、親情、愛情、友情。

我曾在一餐廳見鄰桌有一家四口，一對夫婦帶同兩個十多歲的女兒，男人一直只顧看手機，完全沒和家人溝通。後來聽到女人對丈夫說：「那些信息有這麼重要須不停留意着嗎？須即時閱讀和回覆嗎？一家人平日都這麼忙碌了，難得能同給吃飯，好好珍惜吧！孩子很快就長大，有自己朋友甚至家庭，你不重視他們，他們很快也不再需要你了。待將來人人都離開你時，可看手機的時間多着呢！」只見兩個女孩掩嘴而笑，男人尷尬地放下手機。

專注於手機時，時間像分秒流走得快，我們埋首於手機資訊時，卻忘了身旁的眾多事物正在飛逝而過，子女的成长階段、家人需要關心和護佑、親人朋友的情感、長輩的身體健康……失去了的都回不了頭！手機，讓我們得了什麼、失了什麼？



百家廊 鍾巧雲

# 不解之緣

在我懂事時，就知道生產隊每年都養着好幾頭豬，隊裏也有2至3個飼養員。這些豬除了每年被抽調的「支援豬」，其它的可以生產隊一個人口也就幾兩，聽說廣東大壩子的豬肉價比福建的高很多，生活貧困的家庭捨不得吃，會拿到那裏賣高價。

「支援豬」是賣給公社食品站的，按照規定食品站會補給生產隊糧票或穀子。

由於生產隊時期的豬隻吃批穀糠配番薯藤和其它野菜，飼養員又缺乏經驗，養到一年的豬也只有100斤左右，嚴重影響供給，為了人們有豬肉吃，農田不缺有機肥，年年能豐收，國家就發動社員大力養豬，由生產隊統一養發展為家家戶戶養，聽老人說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飼養生豬，是一項家庭副業大興高潮時期，「大養豬」的號召正式開啟後，養豬積肥的熱潮，以轟轟烈烈之勢，在廣闊的農村大地渲染着，這個輝煌的養豬年代一直延續了幾十年。

記憶猶新，那年代的路邊土牆上，總能看到「全民動員，大養其豬」、「養豬積肥，支援國家建設」的標語。在老百姓眼裏，豬是家中寶，能給家人帶來舌尖上的享受，也能改變貧窮，而「豬糞是田裏金」，豬糞得多，農家肥就愈多，田裏有肥料，收成也愈好，老百姓就不會餓肚子。所以生產隊幹部經常發動大家積肥，路邊的布青子被割了個精光，路上的牛屎、狗屎被大家挾了秤好斤兩堆放在生產隊的空草寮裏，當然，在工分制時代，所有為了集體利益的付出都是按照工分算的。

老百姓沒辦法按照上級「一人一豬，一畝一豬」的要求大量養豬，但一家一豬或一家二豬是有的，反正每家每戶都至少有

一個豬圈，圈裏從未斷過豬。印象中我家的豬養大後準備殺時，父親和母親都要提前去市場上扛一隻小豬回來，精明的母親說，提前扛一隻小豬回來，大豬殺後，剩菜剩飯和洗鍋水就不會浪費。在集體化時代，有一種豬叫做「支援豬」，就是自己養的豬也沒有自主權的，該支援的就得支援，「支援豬」食品站會按照規定給予糧票，不夠的由生產隊補足。當時的豬糞牛糞也是按斤兩計工分的，反正除了分到自己手中的才算自己的，不然大家連拉出的大號都不屬於自己，得去生產隊的糞坑裏拉，不准自己挖個坑積肥施在自家的菜地裏。

當時的豬吃的都是批穀糠和米糠、豬草、豬鬃菜、芋苗、野芋苗、番薯藤等等。印象極深，母親和姐姐摘回那些豬吃的草和菜，就拿出菜刀，把它們斬細，然後放進大鍋裏，大鍋裏的水已經煮滾，豬食放下後很快就能煮熟，小時候我們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坐在大灶前添柴，經常看到這些豬食煮到差不多時，母親或姐姐就在中間控一個坑，把事先準備的糠倒進去，把米糠覆蓋住，再煮一會兒，起鍋前攪拌均勻，舀到豬食鉢裏，一大鉢頭的豬食也能吃上幾天，快吃完時再準備，再忙，豬食都要提前準備，母親說，人沒米落鍋，可以去鄰居家借，但豬沒吃的，就不能去借。大家就這樣循規矩地養着豬。

分到到戶後有了自主權，養豬熱潮只漲不減，旱田大量種植番薯，因為種植番薯在大家看來是屎尿捉狗虱(跳蚤)，一舉二得的事，同時可以為人類和牲畜解決肚子問題。即使在生產隊時期，每年冬天，挖番薯時，番薯藤都要挑到穀坪裏，晚上女人加班斬番薯藤，斬細的番薯藤曬乾後，一麻袋一麻袋裝好，堆放在倉庫裏，

作為豬和牛的預備食材。每次跟着母親和姐姐去穀坪裏看她們斬番薯藤，說實話心裏是挺佩服她們的，看她們那游刃有餘、爐火純青的優美手勢，真是蠢蠢欲動，但大人怕我們把手指斬斷，斷然拒絕我們以手試險，還說長大了有你們做的。後來，家裏種了不少番薯，把生產隊時期的養豬經驗傳承下來，所有的番薯藤都要挑回家，姐姐已經出嫁，母親一個人太辛苦，於是要我接姐姐的「班」，我卻對此項「工作」產生了恐懼心理。別以為那些女人動作優美，手法嫺熟，就沒有任何危險，其實她們中有幾個的左手沒有受傷過？我們親眼看到過，那些受傷的女人血流一地，痛得呲牙咧嘴呢，菜刀不磨利幹活辛苦，磨利了危險太大，一不小心就會讓左手受重傷。

農村女孩，什麼都得學，母親說什麼都不會以後怎麼嫁人？我大着膽子懟了一句「嫁不出去我就不嫁」。我就不明白了，難道人家娶媳婦還會問清楚她會不會做這種事？

我討厭厭豬，更害怕斬豬草和番薯藤，特別是冬天挖番薯的季節。番薯藤太多，這種活一般都是利用晚上的時間去完成的，我就非常排斥，就怕睡神附身，害左右手相殘，但看到門口堆着那麼多的番薯藤，體諒着母親，自我激勵一番，還是硬着頭皮學做，剛開始，眼睛都不敢眨，左手抓着番薯藤不斷往後移，憑着不服輸的精神，幾次後，動作也不生澀了，而且一次比一次做得好，並得到了母親的誇獎，心裏挺大得意的，原來，這種看着非常危險的事，只要掌握了竅門，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可怕。

如今，隨着社會的不斷發展，養豬這種千年的傳承，已由現代化養豬企業取代了散戶養豬，曾經的養豬積肥，成了社會前行的歷史軌跡！

在我懂事時，就知道生產隊每年都養着好幾頭豬，隊裏也有2至3個飼養員。這些豬除了每年被抽調的「支援豬」，其它的可以生產隊一個人口也就幾兩，聽說廣東大壩子的豬肉價比福建的高很多，生活貧困的家庭捨不得吃，會拿到那裏賣高價。

「支援豬」是賣給公社食品站的，按照規定食品站會補給生產隊糧票或穀子。

由於生產隊時期的豬隻吃批穀糠配番薯藤和其它野菜，飼養員又缺乏經驗，養到一年的豬也只有100斤左右，嚴重影響供給，為了人們有豬肉吃，農田不缺有機肥，年年能豐收，國家就發動社員大力養豬，由生產隊統一養發展為家家戶戶養，聽老人說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飼養生豬，是一項家庭副業大興高潮時期，「大養豬」的號召正式開啟後，養豬積肥的熱潮，以轟轟烈烈之勢，在廣闊的農村大地渲染着，這個輝煌的養豬年代一直延續了幾十年。

記憶猶新，那年代的路邊土牆上，總能看到「全民動員，大養其豬」、「養豬積肥，支援國家建設」的標語。在老百姓眼裏，豬是家中寶，能給家人帶來舌尖上的享受，也能改變貧窮，而「豬糞是田裏金」，豬糞得多，農家肥就愈多，田裏有肥料，收成也愈好，老百姓就不會餓肚子。所以生產隊幹部經常發動大家積肥，路邊的布青子被割了個精光，路上的牛屎、狗屎被大家挾了秤好斤兩堆放在生產隊的空草寮裏，當然，在工分制時代，所有為了集體利益的付出都是按照工分算的。

老百姓沒辦法按照上級「一人一豬，一畝一豬」的要求大量養豬，但一家一豬或一家二豬是有的，反正每家每戶都至少有

一個豬圈，圈裏從未斷過豬。印象中我家的豬養大後準備殺時，父親和母親都要提前去市場上扛一隻小豬回來，精明的母親說，提前扛一隻小豬回來，大豬殺後，剩菜剩飯和洗鍋水就不會浪費。在集體化時代，有一種豬叫做「支援豬」，就是自己養的豬也沒有自主權的，該支援的就得支援，「支援豬」食品站會按照規定給予糧票，不夠的由生產隊補足。當時的豬糞牛糞也是按斤兩計工分的，反正除了分到自己手中的才算自己的，不然大家連拉出的大號都不屬於自己，得去生產隊的糞坑裏拉，不准自己挖個坑積肥施在自家的菜地裏。

當時的豬吃的都是批穀糠和米糠、豬草、豬鬃菜、芋苗、野芋苗、番薯藤等等。印象極深，母親和姐姐摘回那些豬吃的草和菜，就拿出菜刀，把它們斬細，然後放進大鍋裏，大鍋裏的水已經煮滾，豬食放下後很快就能煮熟，小時候我們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坐在大灶前添柴，經常看到這些豬食煮到差不多時，母親或姐姐就在中間控一個坑，把事先準備的糠倒進去，把米糠覆蓋住，再煮一會兒，起鍋前攪拌均勻，舀到豬食鉢裏，一大鉢頭的豬食也能吃上幾天，快吃完時再準備，再忙，豬食都要提前準備，母親說，人沒米落鍋，可以去鄰居家借，但豬沒吃的，就不能去借。大家就這樣循規矩地養着豬。

分到到戶後有了自主權，養豬熱潮只漲不減，旱田大量種植番薯，因為種植番薯在大家看來是屎尿捉狗虱(跳蚤)，一舉二得的事，同時可以為人類和牲畜解決肚子問題。即使在生產隊時期，每年冬天，挖番薯時，番薯藤都要挑到穀坪裏，晚上女人加班斬番薯藤，斬細的番薯藤曬乾後，一麻袋一麻袋裝好，堆放在倉庫裏，

作為豬和牛的預備食材。每次跟着母親和姐姐去穀坪裏看她們斬番薯藤，說實話心裏是挺佩服她們的，看她們那游刃有餘、爐火純青的優美手勢，真是蠢蠢欲動，但大人怕我們把手指斬斷，斷然拒絕我們以手試險，還說長大了有你們做的。後來，家裏種了不少番薯，把生產隊時期的養豬經驗傳承下來，所有的番薯藤都要挑回家，姐姐已經出嫁，母親一個人太辛苦，於是要我接姐姐的「班」，我卻對此項「工作」產生了恐懼心理。別以為那些女人動作優美，手法嫺熟，就沒有任何危險，其實她們中有幾個的左手沒有受傷過？我們親眼看到過，那些受傷的女人血流一地，痛得呲牙咧嘴呢，菜刀不磨利幹活辛苦，磨利了危險太大，一不小心就會讓左手受重傷。

農村女孩，什麼都得學，母親說什麼都不會以後怎麼嫁人？我大着膽子懟了一句「嫁不出去我就不嫁」。我就不明白了，難道人家娶媳婦還會問清楚她會不會做這種事？

我討厭厭豬，更害怕斬豬草和番薯藤，特別是冬天挖番薯的季節。番薯藤太多，這種活一般都是利用晚上的時間去完成的，我就非常排斥，就怕睡神附身，害左右手相殘，但看到門口堆着那麼多的番薯藤，體諒着母親，自我激勵一番，還是硬着頭皮學做，剛開始，眼睛都不敢眨，左手抓着番薯藤不斷往後移，憑着不服輸的精神，幾次後，動作也不生澀了，而且一次比一次做得好，並得到了母親的誇獎，心裏挺大得意的，原來，這種看着非常危險的事，只要掌握了竅門，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可怕。

如今，隨着社會的不斷發展，養豬這種千年的傳承，已由現代化養豬企業取代了散戶養豬，曾經的養豬積肥，成了社會前行的歷史軌跡！



網人網事 狸美美

# 三年四象限

伴隨着深夜的一個決定，內地疫情防控措施做出重大調整，變化之快，快到人們來不及調整姿勢，快到整整3年的時間忽然變得不那麼真實。唯有那些明顯長大的孩子和再也見不到的人，像盜夢空間的陀螺，佐證着暫停的人生是真的存在過。那麼，期末總結，過去的3年，你有什麼收穫？

可能有些人會一臉錯愕，3年擺擺，不「擺爛」已屬不易，哪有收穫？可也有些人卻真的就在糟糕的歲月裏收穫了寶貴的人生財富——比如小狸的一個朋友說，疫情3年讓他終於看清了「4個象限」。

朋友口中的「四象限」，就是著名管理學家史蒂芬·柯維提出的時間管理理論。按照柯維的理論，人每天面對的所有事情，都可以分為4類，並以「重要」為橫軸、「緊急」為縱軸，分別放入4個象限，即：重要又緊急(第一象限)、重要但不緊急(第二象限)、緊急但不重要(第三象限)及不重要也不重要(第四象限)。柯維認為，對於不同象限的事情要有不同的處理原則，這樣才能高效管理時間。而不同的處理原則包括：第一象限緊急又重要的事要「立即做」；第二象限重要但不緊急的事要「有計劃地去做」；第三象限緊急但不重要的事需要「授權別人去做或委婉拒絕」；至於第四象限不重要也不重要的事，則乾脆「不要去做」。

朋友話，與其說疫情3年教會他看清四象限，倒不如說讓他重新看清四象限。比如，疫情之前，他第一象限裏的事基本都和工作有關，其中尤以「甲方爸爸」位居最高。不要說「甲方」有什

麼突發需求，就是歲月靜好時，朋友也忍不住要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上身「揣摩一下客戶需求」，沒話找個話，聯絡聯絡感情，王總你多照應。

比如，疫情之前，他的第二象限裏擠滿了家人和保健，地位崇高卻落滿了灰，永遠也沒個行動力。「重要卻不緊急」明顯執行得更好的是「不緊急」，「來日方長」是這個象限的另一個名字。

比如，疫情之前，他的第三象限裏充滿了含金量不高的會議、無聊的應酬、不熟人的委託和廉價的友誼。儘管疲累，但一想到「人脈」二字就咬咬牙堅持下去。萬一能發展成下一個王總呢？

比如，疫情之前，他的第四象限裏藏滿了愛好和夢想。

3年疫情，冷暖自知。當死神凝視過第二象限，他才發現來日可能並不長。身體健康才是最大的財富，「真爸」比「甲爸」重要太多，而他更願意用100個王總換高燒的女兒一夜清涼。3年疫情，冷暖自知。當精神備受折磨時，他發現幫他克服焦慮，甚至讓生活滋味起來的，不是所謂的「人脈」，而是拿起畫筆，打開音樂和閱讀書籍。朋友說，他終於明白了生活的真相：原來，在關鍵時刻能撐住他、幫他肉身披掛鎧甲精神重建堤壩的，正是所謂的「二四象限」啊！原來，那些不重要的才是最重要的，那些不緊急的才是最緊急的。

隨着「疫情」戛然而止，堅持沒有倒閉的王總可能很快又能重回朋友的生活。但朋友說，人可以回來，但位置不會再有——他已經把「二四象限」和「一三象限」直接調了個兒。

利用疫情3年想清4個象限，可能是最佳的止損。



信而有征 劉征

中國民間有個故事「姜太公直釣釣魚」。結果姬發路過的時候見此情景就大感意外，一搭訕才發現此老者擁有大智慧。這是中國傳統演義當常常出現的橋段，智者都有些許清高，他們甚至常常寄情於山水，單等真正的賢者到來，這隱士才躬身上前，謙讓數番之後，終於堪堪地接受了伯樂的邀約，從此造就不世之功。而自始至終，他們一直都相當淡然，就像姜太公釣魚，願者上釣罷了。

不過要較真起來，太公釣魚這個故事的關鍵「直釣釣魚」一直是個謎團。儘管按照某種以訛傳訛，成功地把太公神化了。但其實細想想，這故事倒不見得是故意在裝神弄鬼。直釣釣魚這種事，怎麼看都有些精神力量在起作用。想必太公在決定直釣釣魚那一刻起，就對真的釣魚不感興趣了。他只是在做一个釣魚的動作。釣魚，而不期待魚被釣上來，行動就成了行動本身。這行動因之成了精神的力量。就好像德里達在《好客論》當中提到的俄狄浦斯。在他看來，真正令俄狄浦斯挖去雙眼而後自我流放的，並非僅僅

出自於一個人的自責。或者從另一個角度來說，他從此反倒再也不用看別人的眼色活了。因為自從他殺父娶母的事兒傳聞之後，這污點就不可能擺脫。這反倒讓他的行成了修行。所做之事但憑己心，俄狄浦斯就此從英雄變成修士。

直釣釣魚的姜子牙也一樣。儘管他背負了一個推翻暴君的責任，但他好像不甚在意。只是撈起一尾釣竿，綁上一個不打彎的吊鉤，便入定了。一直等到識破他意圖的那個智者到來，姜子牙才放下釣竿。所以，這尾直釣反倒成了第一個測試，測試來人是否夠得上資格。這麼說起來，直釣釣魚簡直是比《老人與海》古老許多的東方寓言。在這兩個故事裏，主角均已年老，卻不約而同幹起了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事。

不過，太公釣魚終於從一個嚴肅的討論淪為民間故事。大夥兒都拿它當熱鬧聽，沒有人把它當回事。因為相對於寓意的不可理解，太公被招安並大富大貴容易理解得多。至於這個不好理解的橋段，僅成了戲劇性的一種修辭。

不過，關於塑造神話，英國人是這樣做的。他們曾經拍過一套《新貴》。其中一集，說的是莎士比亞和他的對頭格林門法。一日，格林送來一套奇裝異服。接到禮物的莎士比亞便想：「他明知我二人關係不好還送這個，顯然居心叵測。這東西一定不能穿。不過且慢，他明知與我不睦，卻還行此舉？何也？定是他算準了我能猜出他的意圖，不會穿此衫。我非要反其道而行之！」於是，等到宴會當日，莎士比亞真的穿上這衣服去赴約了。結果，自然是大大地被笑話了一場。因為對方料到莎士比亞必定生疑，並預想到莎士比亞會反向行動。聰明的莎士比亞因此辦了蠢事。可這個蠢是與他的聰明才智同源的，說明了他的思想複雜。高手較量的樂趣就在於智力的鬥爭。於是，莎士比亞的作品就與他的才智一體了。

我們古人創造的這個禪語「太公直釣垂釣」也一樣。不過，我們偏偏不在與太公智慧相符的層面上去思考和理解他，卻白白地把他拋給民間，讓他在民眾的口中顛沛流離，竟至連太公自己的面目都模糊了。而若說這故事與當前有什麼關聯，或許我們該學會聽懂真正專家的話，而非嘲笑之。